

# 认知视域下的嘉兴地名文化内涵阐释

贺文照

嘉兴学院外国语学院 浙江嘉兴 314001

**摘要：**运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和转喻理论，以嘉兴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 59 个地名为语料，描述分析了嘉兴地名的认知机制和命名理据。通过统计分析，归纳了嘉兴地名的认知特征：转喻占绝对优势且类型呈现多样化。这反映了转喻认知机制在地名命名中普遍而深入的影响，也反映了嘉兴人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以及各种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对地名命名的深刻影响。此外，在理论运用和研究方法上也作了一些探索。

**关键词：**嘉兴地名；认知语言学；隐喻；转喻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23)04—0018—06

**作者简介：**贺文照(1967—)，男，湖南攸县人，嘉兴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基于语料库和认知视角下的翻译。

**收稿日期：**2022-09-16

## 一、问题的提出

嘉兴市地名文化保护由来已久，1989 年 9 月就颁布了地名管理办法。进入新世纪，加大了对地名的管理和保护力度，分别于 2003 年和 2014 年颁布了修订版《嘉兴市地名管理办法》，从制度上给嘉兴市地名管理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保障，并分三批颁布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sup>[1]</sup>进入保护名录的地名达到 59 个。另外，嘉兴五县(市)两区也都分别颁布了各辖区的地名管理制度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现有嘉兴地名文化研究多采用历时性视角旁征博引，<sup>[1,2]</sup>对特定区域行政区划、地名演变以及历史事件进行详尽罗列。也有一些资料对行政区域内的重要地名历史渊源以及现状进行详细的登记，同时还附上相关地理实体的插图或者照片。<sup>[3]</sup>另外，李巧玲根据嘉兴市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人文特征，对嘉兴市地名的一些语言特征进行了归纳。<sup>[4]</sup>以上研究记录了具有嘉兴特色的地名文化，对保护嘉兴地名文化遗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嘉兴市各级民政部门在地名管理和保护方面收集和整理了大批资料，不过，从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结合地名学和认知语言学对嘉兴地名展开研究的文献尚未见到。

认知语言学是从人类普遍的经验认知机制出发，对语言的认知加工进行分析和解释，研究成果可以和其他地区，甚至域外地名文化进行横向对比。另外，采用批量地名语料进行分析研究可以避免主观选材的不足，提高研究的客观性。

鉴于此，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以嘉兴市颁布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地名为语料，进行隐喻和转喻认知理据分析，试图揭示嘉兴地名的深层文化理据。

## 二、认知语言学视域下地名的相关研究及其问题

## (一) 认知隐喻和转喻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的认知来自身体对客观世界的体验。<sup>[5]</sup>在此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形成人类认识的成果。探索陌生世界时,人类习惯性将新的领域和已有的、熟悉的经验进行比较或进行关联,从而达到认识陌生世界的目的。Lakoff 和 Johnson 突破传统修辞的局限,指出隐喻 (metaphor) 和转喻 (metonymy) 是人类两种最为基本的认知方式。<sup>[6]</sup>其中,隐喻是源域到目标域的概念映射。源域中的某些特征投射到目标域,从而让施喻者完成对目标域的认识,这是一条通过源域来理解目标域的认知路径。<sup>[7]</sup>连接目标域和源域之间的是相似性。Lakoff 和 Johnson 将隐喻分为三类——本体隐喻、方位隐喻和结构隐喻。本体隐喻是指那些将事件、活动、情感、思想等抽象概念当作具体、有形的实体或者容器之类的隐喻。<sup>[6]25</sup>方位隐喻是使用表空间的概念,如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等表达一些抽象概念的隐喻。<sup>[6]14</sup>结构隐喻是用一些结构明晰、界线分明、层次清楚的概念去表示另一个结构模糊、层次含混、界线不清的概念。<sup>[6]61</sup>而转喻是在同一个认知域内发生的投射。施喻者往往会选择突出、易感知的部分代替整体或整体的其他部分,或者用一个理想认知模型中的内容来指称认识加工的成果。转喻最重要的功能是指称。除此之外,转喻和隐喻一样也具有帮助人们理解的功能。<sup>[6]36</sup>

## (二)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的地名相关研究

Lakoff 和 Johnson 早就提到用于转喻的 7 种情况: THE PART FOR THE WHOLE (部分代替整体)、PODUCER FOR PRODUCT (生产者代替产品)、OBJECT USED FOR USER (使用中的物品指代使用者)、CONTROLLER FOR CONTROLLED (控制者指代被控制者)、INSTITUTION FOR PEOPLE RESPONSIBLE (机构指代机构负责人)、THE PLACE FOR THE INSTITUTION (机构所在地指代机构) 以及 THE PLACE FOR THE EVENT (地方指代在该地发生的事件)。<sup>[6]38-39</sup>以上是常见的可以用转喻的情况,其中涉及地名的转喻使用情景就有两种。

Zhang 通过大陆和台湾两种不同变体语料调查了“北京”和“台北”两个地名在两种不同语境中的转喻使用情况,并分析了使用差异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因素。<sup>[8]</sup>陈敏等运用语料库的方法研究了中美两国汉英两种新闻媒体中地名转喻的使用情况,并进行了汉英语篇使用差异的解释。<sup>[9]</sup>现有研究表明,地名代机构型转喻,尤其是一个国家的首都或者其他重要的地名代机构的用法具有跨语言普遍性,同时地名转喻的用法也存在文化上的差异。

王寅在认知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命名转喻观。<sup>[10,11]</sup>命名转喻观的要点是,在命名新事物时,人们仅仅择其局部特征,或者根据命名者的意愿,“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一言以概之,“以偏概全,以点带面”是人类命名事物的转喻认知机制。这种机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命名转喻观的指导下,王天翼和王寅梳理了历史上石钟山不同命名理据的解释:第一类认为,石钟山之名源于水石相撞击所发出的声音,其声类似钟声;第二类认为,该山名源于该山犹如倒扣的大钟;第三类认为,该山名源于所发出的声音和其类似大钟的外形。他们指出,历代提出不同的理据只道出了石钟山众多特征中的一个,因而都是片面的。这种将部分代替整体的命名观符合转喻认知机制。命名转喻观为地名的命名提供了全面、一致的解释。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学者提出不同命名理据正好反映了命名的转喻特征。<sup>[12]</sup>从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来看,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因此,命名可以依赖的认知经验相对于整个未知领域来说,可以形成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另外,即便人类对某个地理实体的认识已经相当全面和深入,地名在语言形式上所能承载的信息相当有限,命名时只能有选择地操作,以便保持地名的简洁性和经济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地名命名中的转喻机制言之有理。从逻辑上,很难找出推翻命名转喻观的反证。因此,命名转喻观显示其较强的解释力。

地名命名认知机制研究中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庞陈婧或和刘永志以《中国景点目录》和《中华旅游通典》为语料,通过统计隐喻和转喻认知机制在总地名中所占比例,对自然景点名称的认知理据特征进行了归纳,<sup>[13]</sup>研究以一定的数据分析为基础,是该领域内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

### (三) 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现有研究无论是理论分析框架还是实证研究分析都存在一些问题。

#### 1. 理论分析框架存在的问题

王寅教授在指出命名领域中的语义理论、因果论等命名理论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命名转喻观。命名转喻观是一个解释性的理论,能够对命名现象提供一致的解释。王天翼和王寅进一步以石钟山历代命名理据为例,运用命名转喻观进行了演绎分析,从而很好地证明了命名转喻观的解释力。<sup>[12]</sup>

然而,当尝试用命名转喻观来分析地名认知机制时,却发现其并不适合本研究。

根据命名转喻观,可以简单地将所有嘉兴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地名归为转喻认知的产物,逻辑上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不过,这一思路虽然简单、省时、省力,但是却过于笼统,也难以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如果仍要坚持这一思路,以命名转喻观为框架,继续对地名认知机制进行分类,会碰到概念冲突的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地名命名认知机制主要有隐喻和转喻两种。根据王寅教授的研究,命名转喻观是一种以部分代替整体的认知机制。在转喻机制下面又分出隐喻和转喻,这里的转喻和命名转喻观中的“转喻”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另外,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转喻有 7 种关联机制,其中第 1 种为部分代整体。<sup>[6]38-39</sup>而这一机制又是命名转喻观的认知基础。因此,如果本课题以命名转喻观作为分析框架,不仅在认知机制顶层和下一级概念上造成混淆,而且在转喻认知表现形式上也会出现混乱。至少从目前的研究思路来看,会产生这样的不利后果。因此,虽然命名转喻观能对地名命名提供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却不适合作为本课题的分析框架。

#### 2. 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

庞陈婧或和刘永志的实证地名认知研究,其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给本文带来了重要的启示。但是,该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厘清。在介绍地名命名机制分析方法时,将景点名称中的“山”“崖”“泊”等地名通名概念当作目标域,即作为认识的对象来对待,而将地名专名概念当作源域,如“角”和“莲花”。还特别以“笔架山”为例加以说明,命名者在命名过程中将“笔架”这一概念域投射到“山”这一概念域上。<sup>[13]102-103</sup>本文不赞同这一观点。

历史上地名中的专名和通名孰先孰后,虽然还未完全达成共识<sup>[13]</sup>,但是,像“山、河、湖、泊”这类常见的自然地理实体,早已为人类所认识,并已形成了相关的类概念。人类遇到陌生的地理实体,首先进行归类,然后体验、认识该实体的个体特征,通过隐喻或转喻认知加工形成新的概念,再通过适当的专名和通名组合形成新的地名。对于已有类别的地理实体命名来说,需要进行认识的对象(对应的目标域)是具体的地理实体,对此形成专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般不是形成新的通名概念。所以,一般情况下,命名者是将熟悉或者凸显的相关实体概念投射到有待认识的地理实体个体上,形成实体专名,再加上已有类别名,从而完成地名的命名。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进行的。

## 三、嘉兴地名认知理据分析

### (一) 嘉兴地名的隐喻和转喻分析

运用 Lakoff 和 Johnson 所提出的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对嘉兴市地名认知机制进行调查分析。隐喻为我们提供从源域认识目标域的认知分析框架。在隐喻认知思维下,我们将熟悉的源域中的特征投射到陌生的目标域中去,因为在我们体认中,目标域和源域之间极为相似。比如,“月河”,其通名为“河”,也称类属名,表示该地理实体的类别;“月”为专名,是指称该地理实体的关键。该专名通过隐喻的方式,取河的外形类似于月亮来描述该河的特征,从而形成新的概念,用专名“月”表达出来。

在转喻认知中，施喻者会将那些和目标域相关的源域用来指代陌生的目标域，从而达到认知和指称陌生世界的目的。与隐喻机制中的相似性不同，连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关系为相邻性(contiguity)。<sup>[6]11</sup>这里的相邻性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地理空间上的比邻关系，也可以是时间上的邻近关系，某个区域有影响的人或者事件，人们想要寄托和表达的一种愿望，或者是逻辑上的相关等。只要在施喻者的认知中比较突出，就有可能被投射到新的认识对象上，达到指称或者理解的目的。比如，“范蠡湖”，传说范蠡曾经泛舟湖上，因此而得名。一方面因范蠡到过此湖而产生了关联；另一方面范蠡为历史名人，在人们认知中地位突显，为地名专名创造了重要条件。又如“硖石镇”，原名峡石或夹谷，因东西两山夹峙而得名。该地名所指区域，因为其典型突出的地形，两山相夹而获得凸显的地位。有些相关性的产生非常偶然。比如，“北丽桥”中的“北丽”，“北”指方位，“丽”则指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据传北宋建桥时正好高丽贡使路过此地，由此得名“丽桥”。<sup>[3]97</sup>后运河上再修了西丽桥，为区别加上方位词“北”。部分代整体是地名命名中的一个常见的转喻认知方式。“濮院”原来是一个家族居住区域的名称。因为这个家族的影响力大，其居住的区域名获得了凸显位置，从而成为整个地方的名称。嘉兴地名中通过转喻机制成为地名专名的数量多，来源多种多样。

(二)嘉兴地名的历史文化背景

了解和地名相关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背景是准确理解地名认知理据的关键。要准确理解地名和分析挖掘嘉兴市地名命名理据，仅靠隐喻和转喻认知理论以及地名字面意思的把握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分析嘉兴市地名命名理据过程中，为准确把握每一个地名命名的由来，查阅了大量跟嘉兴市地名相关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资料。像“长安镇”等地名很容易知道其中的寓意。这一地名寄托着人们希望长治久安的愿望。但初次看到“盐官”，很难完全明白其真实含义。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得知，“盐官”最初指朝廷专门设立的管理海盐生产、储藏和运输的一个官职。该官员就驻守在盐官旧地。“天妃宫炮台”是平湖市的一个古遗址。由于笔者并不熟悉当地情况，无法根据地名的字面意思来推测其命名依据。请教平湖民俗专家邓中肯老师后，方知“天妃”即“妈祖”。据邓老师说，过去从乍浦到金丝娘桥一线，天妃宫比比皆是。“天妃宫炮台”的专名“天妃宫”应源于该炮台旁边众所周知的“天妃宫”。

(三)嘉兴地名的认知理据分类

本文以嘉兴市民政局颁布的第三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 59 个地名为样本，进行地名认知机制分析调查。之所以选择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地名作为语料进行分析，是因为这些受到保护的地名经过各方严格挑选，更具研究价值。名录中的地名分布于嘉兴市五县(市)两区，代表性强，很多地名历史悠久，富有地方文化特色，能够反映嘉兴地名认知的共性，具有特殊的保护价值。

在理解地名内涵的基础上，对 59 个地名进行认知理据分析，并分类与统计，得到嘉兴市地名认知理据分类统计表 1。

表 1 嘉兴市地名认知理据分类统计表

认知机制	地名命名理据	频率	百分比	地名
转喻	寄托愿望	9	15.25	长安镇，栖真寺，海宁，绮园，长安闸，祥符荡，安澜园，天宁永祚禅寺，报本塔
	典型地理环境	8	13.56	硖石，乍浦镇，广陈镇，石门镇，澉浦镇，新塍，当湖，洙口
	历史人物	6	10.17	乌镇镇，魏塘，范蠡湖，秦山，角里街，伍子塘

	标志性地理实体	5	8.47	三塔，新仓，新仓古镇，兴善寺，天妃宫炮台
	地理方位	5	8.47	西塘镇，南河头，南湖，南北湖，西山
	部分代整体	4	6.78	王店镇，崇福镇，濮院，曝书亭
	整体代部分	4	6.78	嘉兴火车站，罗家角遗址，盐官海塘，海盐海塘
	典型经济活动	4	6.78	海盐县，干窑镇，马厩庙，陶庄
	历史事件	3	5.08	北丽桥，石佛寺，国界桥
	族群代居住地	2	3.39	王江泾镇，钟埭街道
	官职	1	1.69	盐官镇
	核心内容	1	1.69	千佛阁
	意境描述	1	1.69	云岫庵
隐喻		3	5.08	长虹桥，子城，月河
语音隐喻		3	5.08	新丰镇，新塍镇，汾湖
合计		59	10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嘉兴地名进行认知理据分析过程中发现一种意料之外的现象：某些地名现有文字形式是在谐音的基础上产生的，比如“汾湖”中的“汾”原来是“分”，是分界的意思，即古吴越分界处的湖。这种现象我们暂且将其定为语音隐喻。<sup>[15]</sup>

#### (四) 嘉兴地名的认知机制特点

从表 1 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嘉兴地名命名的特点：转喻认知方式非常突出、人文因素明显以及记叙性地名突出。

##### 1. 转喻认知占绝对优势

在 59 个嘉兴地名中，通过转喻认知产生的地名多达 53 个，占 89.83%，隐喻和语音隐喻仅占 10.17%。这一结果印证了一个观点，转喻与隐喻相比，更为基础和重要。<sup>[17]</sup>转喻认知机制的运用优势基于人类经验。转喻机制运用起来更为便利，不需要严格的逻辑论证。只要相关，或者只要施喻者认为有关联就可以。所喻之物，可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可以远取上古、近取当代……不管是现实生活中的，还是想象中的，甚至人们的愿望、期许、寄托等等都可以通过转喻机制成为地理实体的命名理据。相比之下，隐喻的施喻条件要严格得多。目标域与源域之间存在相似性才能使用隐喻。虽然目标域和源域之间的相似性不必要

---

有现实的相似性为基础，因为施喻者可以主观上赋予目标域和源域之间相似性。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必须能够言之成理，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可见，在地名认知机制里，转喻具有较高的可及性。也许，这就是在嘉兴地名认知机制中，转喻占绝对优势的原因。

## 2. 转喻类型多样化

在嘉兴地名中，转喻认知机制种类达 13 种。转喻机制不仅出现频率高，而且类型呈现多样化特征。地名的主要功能是指称，即用于区别一个区域和另外一个区域。通过地名的命名，呈现人们对该地区地理风貌的认识成果，寄托人们的某种情感或者某种期望。<sup>[14]80</sup>

在嘉兴地名转喻认知理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愿望”类，反映出嘉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未来的愿望并不直接来自地理实体的自然环境，而是受到一定的文化，尤其是信仰的影响。这也许反映出嘉兴人在历史上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群体。处于第二位的转喻认知机制为“典型地理环境”类。地名的首要功能是指称作用，以便于人们在日常活动中作为参照物。因此，这种描述性命名，一方面满足了人们指示地理方位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一区域自然环境的认识。

另外一个和地理有关的转喻认知机制是“标志性地理实体”和“地理方位”。跟地理有关的转喻认知机制是地名指称的刚需。如果将“典型地理环境”“地理方位”和“标志性地理实体”合并起来，“地理类”排名会上升到第一位，这说明地名命名的刚需还是指称。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典型经济活动、族群、官职等方面的内容都不同程度成为转喻认知命名的来源。这反映出嘉兴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人文因素已经成为转喻认知命名的源域，影响嘉兴地名命名发展演变，给嘉兴地名打上了本地历史文化的烙印。

## 四、结论

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和转喻理论，以嘉兴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 59 个地名为语料，描述分析了嘉兴地名的认知机制和命名理据。在此基础上，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尝试归纳了嘉兴地名的认知特征。首先，嘉兴地名认知理据中，转喻占绝对优势，隐喻使用的比例非常小。其次，即便是转喻，其类型也呈现多样化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反映了转喻认知机制在地名命名中普遍而深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嘉兴人对地理环境的深入认识以及各种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对地名命名的深刻影响。除此之外，本文在理论运用和研究方法上也作了一些探索。

本文的研究虽然是初步尝试，但从认知深层出发，对嘉兴地名的认识更为深刻，揭示了地名命名中普遍的认知特征，比如，转喻认知的普遍性和重要作用。

当然，由于语料有限，本研究的结论需要在增加语料样本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 参考文献

- [1] 董绍宁. 嘉兴地名变迁考[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3(1):93-94.
- [2] 陆明远. 嘉兴地名溯源[J]. 中国地名, 2013(7):40-41.
- [3] 嘉兴市南湖区民政局. 地名拾遗——南湖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M]. 嘉兴: 吴越电子音像出版社, 2020.

- 
- [4] 李巧玲. 地名文化的多维度解析——以嘉兴地名为例[J]. 美丽中国, 2018(6):46.
- [5] 王寅. 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对语言成因的解释力[J]. 国外社会科学, 2005(6):6.
- [6] LAKOFF, GEORGE,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7] 张辉, 卢卫中. 认知转喻[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 [8] ZHANG, WEIWEI, DIRK SPEELMAN, DIRK GEERAERTS. Variation in the (non) Metonymic Capital Names in Mainland Chinese and Taiwan Chinese[J]. Metaphor and the Social World, 2011, 1(1):90-112.
- [9] 陈敏, 周宜珊, 倪锦诚. 中美政治语篇地名转喻的意识形态研究[J]. 外语学刊, 2018(3):38-43.
- [10] 王寅. 指称论新观: 命名转喻论——从摹状论、因果论到转喻论[J]. 外语教学, 2012, 33(6):1-5.
- [11] 王寅. 指称之争新解读: 转喻论[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 46(5):711-722, 800.
- [12] 王天翼, 王寅. 命名转喻观——以石钟山命名为例[J]. 外语教学, 2017, 38(4):12-17.
- [13] 庞陈婧彧, 刘永志. 中国自然景点名称的隐喻和转喻研究[J]. 外国语文, 2014, 30(1):102-105.
- [14] 李如龙. 汉语地名学论稿[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 [15] FÓNAGY, IVAN. Why iconicity. Form Miming Meaning.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ed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9:3-36.
- [16] 褚亚平. 地名学基础教程[M]. 北京: 测绘出版社, 2009.
- [17] RADDEN, GÜNTER, ZOLTÁN KÖVECSES.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4[M]//PANDTHER, K. & RADDEN, G. (ed.).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17-60.

## 注释

- 1 于2018年12月、2020年11月和2021年12月分三批颁布了嘉兴市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